

少年红色经典

少年红色经典

革命英雄 / 革命历史 / 革命精神

找红军

鲁彦周等 / 著



鲁彦周等 / 著

找红军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少年红色经典

鲁彦周等 / 著

我红军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找红军/鲁彦周等著.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4.9

(少年红色经典)

ISBN 7-5391-2714-7

I.找... II.鲁... III.儿童文学-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79118号

找红军 / 鲁彦周 等著

策划编辑 史敬娴 陈小冶

责任编辑 张秋林 魏钢强

装帧设计 魏钢强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版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年9月第1版 2004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4.75

插 页 2

字 数 83.9千

书 号 ISBN 7-5391-2714-7/1·642

定 价 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6524997

出版说明

“少年红色经典”丛书共二十册,分“文学故事”和“英雄故事”两个系列。前者为原创的文学作品,后者多为纪实的人物传记。作品中的英雄,不管是艺术形象还是生活原型,都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崇拜和追慕的偶像。英雄的壮举影响了几代人,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和行为典范。

丛书主要选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时期最具影响的英雄人物的故事,和相关题材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中,革命人民的大智大勇得到了充分展示,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历史意识得到了有力张扬。在这些作品中,人物个性鲜明,感情单纯强烈,情节清晰明了,冲突紧张激烈,语言生动朴实,风格健康明朗,结局总是正义战胜邪恶,人物的命运总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这些作品往

往有真实的历史为依托，作者大都有扎实的生活体验，有饱满的创作激情，有深厚的写作功力，加之未被商品市场之风沾染和浸润的严肃的创作态度，使作品在今天看来仍清新可读。作品鲜明的时代特点和符合大众欣赏习惯的浓郁的民族风格，显示出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教化和审美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称其为“红色经典”丝毫不为过。

孟子说：“充实之谓美。”远大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执著的追求、无私的奉献，构成了英雄们充实的精神世界。让唱着流行歌曲、看着卡通漫画、玩着电脑游戏长大的一代，了解历史、亲近英雄、思考责任，使生命绽放出美丽的花朵，个人才有前途。永远高扬革命传统的大旗，不断地与时俱进，民族才有希望。

值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五周年之际，为少年读者送上这套丛书，并以此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二〇〇四年九月

目 录

找红军	鲁彦周	5
罗文应的故事	张天翼	33
我和小荣	刘 真	45
活命草	巴 金	74
黎明前的故事	茹志鹃	87
苦牛	胡景芳	101

鲁彦周



找 红 军

一、我失去了妈妈

我和爸爸妈妈躲藏在莲花山的一个山洞里。每过一天,爸爸要我在洞角上添一粒石子,这天,已经丢到十一粒石子了。

我的爸爸是一个红军战士。红军主力转移的时候,爸爸因为腿上受了伤,没有跟上队伍。妈妈和我原来是跟着赤卫队转移的,在一次白匪搜山的时候,把我们和赤卫队冲散了。我和妈妈找不着赤卫队,就偷偷回到山下,找到一位老伯伯。他告诉妈妈,说爸爸在莲花山黄草洼的一个山洞里。这样,我和妈妈便到这里来找到了爸爸。自从白匪进攻苏区以来,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我们没有跟爸爸在一起;这回,我们一家总算又聚会在一起了。

那时,我只有九岁。

开头,我们在山上,倒不觉得怎样。阴历二月天气,太

阳一出,照得草洼里暖暖和和的。我在一人多深的荒草里钻来钻去,用石片在地下挖些野菜、竹根,有时碰到松鼠,它转动着滴溜溜的小眼睛在树枝上看着我,我便躲在树后,学着松鼠叫,逗它。有时,山下的老伯伯悄悄走来,我这个临时担任警戒的小哨兵,便故意从草棵里一下蹦出来,喊一声:“干啥的?”老伯伯吓了一跳,然后我一下蹿上去抱住他的脖子,他就连声喊:“乖孩子,快带我去找你爸爸。”一面说,一面不让我下来,一直把我背到洞里。

可是,这几天情况却大变了。

那位老伯伯五六天没有来了。山下,不断传来枪声。白天,我们从草洼里可以看到山下冒着一股一股的烟,顺着风还闻到刺鼻的焦味;晚上,这里是火光,那里是火光,夜深人静,还听到一阵阵哭声。爸爸每每看见这火光,总是牙齿咬得蹦蹦响,脸色铁青,一句话不说,妈妈就紧紧搂着我,把脸贴在我的头上,一动不动地望着山下,嘴里狠狠骂着:“白狗子,总有一天要找你们算这笔账的!”

我们有两天没吃到东西了。烧饭的破瓷盆里漂着几片野菜,妈妈把几片野菜捞在破碗里,递给爸爸。爸爸接过碗,望着碗里的黑水发愣,停了半天,转向我说:“小谷,你吃吧!”

我刚要伸手去接,猛地想起爸爸伤刚好,肚子更容易饿,就说:“爸爸,我不饿!”

妈妈一把把我搂过去,在我脸上亲了一下,说:“小谷

来,你该困觉了吧,躺在妈妈怀里睡。明天白狗子走了,我带你上姥姥家,姥姥家有花生糖、鸡蛋,给你一大碗鸡蛋下挂面。”

妈把我当三岁小孩子似地哄着,还从袋里掏出一个古铜钱,说明天没事给我缝个毽子。我知道妈是哄我,可妈妈的手,那么轻轻地拍着,嘴里还哼着什么,一会,我果真忘记咕咕响的饿肚子,躺在妈的怀里睡着了。

我迷迷糊糊听见爸爸在和妈妈说:“没得吃事小,和组织断了联系,那可……一定要找到党,找到红军。”后来,我又听见妈妈说:“我明天下山看看去!”底下他们还在谈,可我已经睡着了。我做了很多梦:梦见红军叔叔又回来了,抱我坐在膝盖上,教我唱“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还梦见童子团的大哥哥们,带我在村口放哨,我们打到一只獐子,在河边升起火,烤得香喷喷的。这时来了我们的汪主席,还有许多大姐大婶和红军,我们一起吃着,唱着……

忽然我被一阵响声惊醒了,睁眼一看,妈妈在用草堵洞口,爸爸不知哪里去了。外面正刮着大风,呼呼呼,嚯嚯嚯,风直向洞口吹,全山都好像在晃动似的。

妈妈看我爬起来,便拿了她自己穿的一件破棉袄给我穿上,说:“小谷,你去看看爸爸。”

我说:“爸爸哪去了?”

妈妈说:“他去挖草根去了。小谷,你找到爸爸把他拖

回来,两人呆在洞里别乱跑,我下山去去就来。”

我一听妈真要下山,忙拉着妈妈的手说:“妈,带我去吧!我真想家。”

妈说:“不行,你不能去。快去找爸爸吧。”

我知道妈的脾气,说不行就是不行,只得钻出洞来。谁知刚离开洞门几十步,就听见一阵淅淅声,我抬头一看,只见满山满谷都是白匪,躬着腰,端着枪,猫狼子似的向山上乱跑。我向草棵里一蹲,正想往回跑,忽然看见爸爸一拐一拐地向竹丛里钻去。白狗子“叭叭”打起枪来,他们狗一样地狂叫:“共产党,在那里,逮活的!”

爸爸被敌人发现了!我刹那间呆住了,不能让爸爸给敌人逮住呀!我再向前一看,爸爸不知钻到哪里去了,十几个白狗子把竹林围住乱打枪。我情急智生,抓起一块大石头,猛地向一个白狗子砸去,一面砸一面向东跑。敌人被砸得哇地叫了一声,喊:“在这里,在这里!”便顺着我的脚步声追下来。我一头钻到一窝刺棵里,一动不动,只听敌人沙沙地从我身边跑过去。我呆在刺棵里,也不知过了多久,紧紧地把自己的棉袄裹着,起先还听到枪声、人声,后来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只有风吹在树梢上呼呼叫。

一只小松鼠又瞪起眼看着我,可我哪里还有兴致去逗它呢!我悄悄拨开刺枝,向外伸头看了一下。没有人。我爬了起来,只见天上一堆堆的厚云乱翻乱滚,狂风把枯叶子吹得乱飞。望望山下,山下什么也看不见。我小心地向我们

躲藏的洞口溜去，洞口挡风的草被掀翻了，我心里猛地一惊，再看洞里，破被被扯得稀烂，瓦罐砸破了，垫在洞里的草也被搅得乱七八糟，草上还有点点血迹……

妈妈！妈妈哪去了？我像一下掉进冰窟里！我冲出洞外又哭又喊：“妈妈！爸爸！”一面满山满洼地乱跑一面喊：“妈妈！爸爸！”

风把我的声音刮断了，阻住我的嗓子，我还是嘶哑地喊：“妈妈！爸爸！”回答我的只有风声和山谷里的回声。

也不知跑了多久，我被一根藤子绊倒，一倒下就晕了过去。

二、做红军的儿子

天又黑了，我被雪花打醒了。雪夹着小冰雹，打得满山呼呼响。离我不远的地方，老豹子吼叫着。我又冷又饿。满山漆黑，也不知朝哪走。我用袖子拭拭鼻涕，想站站不起来，我把脸埋在胳膊肘上，心里一酸，眼泪直朝下滴。衣服上还有妈妈身上的香味，可是妈妈呢？爸爸也不知在哪？亲爱的红军叔叔们不知什么时候才回来教我唱那首“唱一个《国际歌》庆祝苏维埃”的歌？

豹子的叫声越来越响，我又冻又怕，全身发抖，好不容易爬起来，扶着一棵小树，到哪里去呢？再到洞里去看看，也许爸爸妈妈正在洞里等着我呢，要是找不见爸爸妈妈，

我就向南走,红军不是朝南方开的吗!

我摸索着向前走,走不多远,忽然看见两个绿莹莹发亮的东西,接着就像打雷一样,一声吼叫,一只花斑大豹子从我身边窜了过去。我一下抱紧一棵松树,两腿直哆嗦,张开嘴一点声音都喊不出来,我被吓坏了!

“豹子豹子,我要找妈妈爸爸,你别吓我,你……”我躲在树后念叨着。过了好半天,什么声音也没有,满山飘雪花,豹子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我又放开胆子朝前跑,也不知打哪来了一股力气,一口气没停就跑到我们躲藏的洞口。看看洞,洞里漆黑一团,我的腿一下子又没劲了,我颤着嗓子喊:“爸爸!妈妈!”

洞里只有一点嗡嗡的回音,我又喊了两遍,还是没有应声。我鼓足勇气走进洞去,顺着洞壁乱摸乱喊,头上碰了几个大疙瘩。要是妈妈一下子从石缝里走出来,喊一声“小谷,我的乖”,把我紧紧抱在怀里,那该多好呀!可是石壁上只有湿淋淋的水珠。

我坐在草上,一动不动,平常妈妈和爸爸常常称赞我机灵,这回我却变得像个木头人了,既不会动又不会想。我掏出妈妈给我的古铜钱,无意识地把它含在嘴里。

满山风雪呼啸。突然,风声中我好像听见有人在喊:“小谷!小谷!”起先我当是耳朵在和我开玩笑,我掏掏耳朵,喊声还是隐隐传来,而且越来越近了:“小谷!小谷!”

“是爸爸!”我一下跳起来,跑出洞口。“小谷小谷”的声

音就在我的头上，我一回头，只见一个黑影子从岩石上走下来。我揉揉眼再看看，爸爸！果然是爸爸！

“爸爸！”我一声狂喊。

爸爸一下跳下来，我一头冲到爸爸身边，紧紧抱着爸爸的腿，爸爸的手和腿直哆嗦，把我一把抱起来，喊了一声：“孩子！”就再也没有话了。我的脸贴在他的脸上，只觉得他的脸热得烫人。

过了好一会，爸爸才把我放下来。我拉着他连声问：“妈妈呢？妈妈哪去了？”

爸爸不吭声，我又急又怕，还是不住地问，爸爸突然把脚一跺：“妈妈被敌人逮去了！”

被敌人逮去了！那么洞里草上的血就是妈妈的……我放开爸爸，拔腿就向山下跑，爸爸一急大声喊起来：“小谷，你干什么？”

“我要妈妈，我去找他们要妈妈！”我一面喊一面跑，被爸爸一把抓回来，严厉地喝道：“你向谁要妈妈？向这些土匪、反革命、白狗子、国民党要妈妈？别做梦了，血债只有血来还！”

妈妈，亲爱的妈妈！我忽然想起：有一天我和妈妈在路上，看见一位婶婶，光着上身，胸口上被刀砍了两个大洞，血咕嘟嘟地向外直冒，一个两三岁的小妹妹，躺在她妈妈的胳膊上，小头也被砸烂了……

我打了一个冷颤，靠在爸爸的身上，爸爸抚着我，这回

他的口气比较柔和了,说:“孩子,这里不能呆了,我们走吧!”

“到哪里去呢,爸爸,是不是去找红军?”

“对了,孩子!我们一定要找到红军!离开红军,爸爸就活不下去,妈妈的仇就没法报。革命没有红军就不得成功,穷人没有红军就翻不了身!”

“爸爸,那就快走吧!红军在哪儿?”

“总会找到的,孩子。记住这笔债。找到红军,我可以保举你在红军里当个小鬼,做红军的儿子!”

“爸爸,我一定听爸爸的话。”

我不哭了。我们谈着走着,冒着漫天的大雪,这讨厌的雪呀,二月天气还下这么大的雪。等我们走下莲花山时,头上、身上都堆满了雪,水顺着脖子直向脊背上流,爸爸和我嘴唇都冻乌了。

三、要 恨

走了二三十里路,天快亮了。

一路上没有见到人家,也没有撞见白匪,有时看见成排的死人,身上盖着雪,乌黑的血凝成了冰。这些给白匪杀害的老乡们,有的还被吊在树上。一看到这可怕的景象,我总是吓得不敢朝前走,牵着爸爸的衣角,躲到他的身后,爸爸见我怕,说:“小谷,怕什么,不要怕,要学会恨!”

我还是有点胆怯，爸爸就又问我：“小谷，谁杀害了这些叔叔伯伯婶婶？”

“是白匪。”

“谁逮去你的妈妈？”

“是白匪！爸爸。”

“你恨不恨这些白匪？”

“恨死了！”

“恨，就不要怕。孩子，脱下帽子来。”

我望望爸爸，爸爸已经脱下了帽子，我也脱下了。爸爸把拿帽子的手垂下了，我也学着把手垂下来。

爸爸说：“小谷，我说什么你就跟着说什么。”

我点点头。

爸爸望着成排的死人，说：“我们一定要找到红军！”

“我们一定要找到红军！”我学着说。

“要替老乡们报仇！”

“要替老乡们报仇！”

“我们要把养这些白匪害人的旧世界打烂！”

“我们要把养这些白匪害人的旧世界打烂！”

“现在，你还怕吗？”爸爸回过头来问。

我说：“不怕啦！”

爸爸说：“来，这里有张破席子，抬去给老乡盖上。”

我和爸爸把席子放在老乡身上。爸爸不说话，又向前走。我也默默地跟在他后面，一拐一拐地不叫自己掉队。

几天没吃到什么东西,加上天又冷,我脚手冻得像猫啃一样痛,脚板上像拴了千斤大铁锤,哪里拖得动!要是跟我同走的是妈妈,我早就要她歇会儿了,可是,现在是爸爸,爸爸的脾气我是知道的:闹革命以前,家里没有吃,土豪派人来要账,三句话没讲完,他就给那狗腿子照脸一拳;暴动时,他一人冲进土豪家,一根扁担打死了土豪的三个守卫;在家里,叔叔们都怕他,他不多话,一句就是一句,只有妈妈敢和他顶嘴。他当了红军以后,脾气好多了,可我还是怕他。再说爸爸也没吃东西,受伤的腿还没有完全复原,爸爸一心要找红军,我也是一心要找红军呀!

我们又走了一程,看见了一个有二十多户人家的村庄。爸爸停下了,指指村前一间孤单的小房子说:“小谷,这房子看样子是老乡家,我们到那里去借歇。天一亮就不能走了,碰上白匪,我们爷儿俩要拼都没有法子拼。”

我巴不得爸爸说一声休息,现在要是能呆在屋里烤烤火,吃点烧红薯,喝点米汤,那该多好呀!

爸爸领我走到那间房子跟前,突然用手把我一拦,轻轻地嘘了一声。我连忙向墙后一躲。只见爸爸轻手轻脚地伏在门上听。这时我从墙缝里,也看见屋里一盏小桐油灯,灯光照在墙上,看得见那里挂着一个盒子枪的匣子,枪不知在哪,只有一个空匣子。

“枪!”我刚要喊出声来,爸爸一把捂着我的嘴。他用手在我脸上晃了一晃说:“别响!”

我紧张起来，瞪眼看着爸爸。爸爸搔搔头说：“怎么回事，这里住着民团？”他把我拉到避风处，要我别动。他自己在房子边上转了一个圈，又走回来。他摸着下巴，想着什么，又向村上看了看。村子离这里不远，寂静无声。

“干掉他！”爸爸咬着牙自言自语地说：“太气人了！哼，这些狗养的，以为红军都走完了。”

他跑到我面前，说：“小谷，你来！”他拉着我走到门口，说：“小谷，你可想要枪？”

“枪！”

“对了。有一枝枪，我们父子俩碰到白匪，就能跟他们干一下子。”他指指门旁一个用草塞住的洞。“这狗养的，门拴得死，托不开。你从这洞里钻进去，轻轻把门开开，敢不敢？”

我看看那个洞，洞很小，但我还能勉强钻进去，我说：“爸爸，我敢。”

“那好，别弄出一点响声，把狗养的惊醒了。”爸爸说，又教我怎么开门，先要摸摸门上有没有暗楔。嘱咐完了，他就蹲下来，轻轻把洞里的草掏出来。我站在旁边，心里直是扑腾扑腾地跳。我暗自拍拍胸口，给自己打气说：“别怕，小谷，别怕，要恨。”

爸爸替我脱下了棉衣，我把头伸进洞里。原来这是两间房，里间点着灯，外间只有隐隐的光亮，一张桌上放着碗和酒杯。没等我细看，爸爸从后面推了我一把，我把身子向